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民国历史演义

(八)

[民国] 蔡东藩 著

目摇摇录

第一二七回	醋海多波大员曳尾 花魁独占小吏出头	员
第一二八回	澡吏厨官仕途生色 叶虎梁燕交系弄权	员
第一二九回	争鲁案外交失败 攻梁阁内哄开场	员
第一三〇回	强调停弟兄翻脸 争权利姻娅失欢	猿
第一三一回	启争端兵车络绎 肆辩论函电交驰	猿
第一三二回	警告频施使团作对 空言无补总统为难	猿
第一三三回	唱凯旋终息战祸 说法统又起政潮	猿
第一三四回	徐东海被迫下野 黎黄陂受拥上台	员
第一三五回	受拥戴黎公复职 议撤兵张氏求和	猿
第一三六回	围公府陈逆干纪 避军舰总理蒙尘	愿
第一三七回	三军舰背义离黄埔 陆战队附逆陷长洲	愿

第一三八回	摇	离广州乘桴论时务 到上海护法发宣言	怨
第一三九回	摇	失名城杨师战败 兴大狱罗氏蒙嫌	愿
第一四〇回	摇	朱培德羊城胜敌 许崇智福建麇兵	苑
第一四一回	摇	发宣言孙中山回粤 战北江杨希闵奏功	缘
第一四二回	摇	臧致平困守厦门 孙中山讨伐东江	猿
第一四三回	摇	战博罗许崇智受困 截追骑范小泉建功	源
第一四四回	摇	昧先机津浦车遭劫 急兄仇抱犊崮被围	缘
第一四五回	摇	避追剿肉票受累 因外交官匪议和	缘
第一四六回	摇	吴佩孚派兵入四川 熊克武驰军袭大足	源
第一四七回	摇	杨春芳降敌陷泸州 川黔军力竭失重庆	缘
第一四八回	摇	朱耀华乘虚袭长沙 鲁涤平议和诛袁植	源
第一四九回	摇	救后路衡山失守 争关余外使惊惶	源
第一五〇回	摇	发宣言改组国民党 急北伐缓攻陈炯明	猿

第一五一回	下辣手车站劫印 讲价钱国会争风	國緣
第一五二回	大打武议长争总理 小报复政客失阁席	國緣
第一五三回	宴中兴孙美瑶授首 窜豫东老洋人伏诛	國園
第一五四回	养交涉遗误佛郎案 巧解释轻回战将心	國象
第一五五回	识巧计刘湘告大捷 设阴谋孙督出奇兵	國元
第一五六回	失厦门臧杨败北 进仙霞万姓哀鸣	國元
第一五七回	受贿托倒戈卖省 结去思辞职安民	國元
第一五八回	假纪律浙民遭劫 真变化卢督下台	國苑
第一五九回	石青阳团结西南 孙中山宣言北伐	猿苑
第一六〇回	筹军饷恢复捐官法 结内应端赖美人兵	猿員

第一二七回 摇 醋海多波大员曳尾 花魁独占小吏出头

摇摇却说陆军次长陆锦，听得刘喜奎不肯出见，那时候凭他涵养再深一点，也万万受不住了，心中一忿，不禁厉声叱道：“胡说！我是你们姑娘将来的老爷，又不是客人，难道还要你们姑娘怎样招待不成？我和她既是自家人，原用不着你们通报的，还是自己进去，等我问清了你们姑娘，再打断你的狗腿子。”说罢，气匆匆地向着喜奎卧室便走。家人明受喜奎吩咐，单要拒绝陆大人，但这等说话，是断断不敢说出来的。如今见他自认为喜奎未来的男人，不待通报，径自进去，只得陪着笑脸，再三恳求说：“陆大人既这么说了，小的原不晓得陆大人和姑娘已有婚姻之约，大家本是自己人，原不能当作客人看待，所以小的倒得罪了。但是姑娘的脾气，陆大人有什么不晓得？她既这样吩咐，小的吃她的饭，断不能违她命令，就是姑娘将来跟了大人，小的也还要跟去伺候大人和姑娘的。小的今日不敢背姑娘的命令。就是将来也不敢违抗大人的。大人是明白人，有什么不原谅小的。如今这样罢，姑娘确因倦极，在里面休息，待小的再去通禀一声，说是陆大人到来，想姑娘一定急要见面的，她一定会起来迎接大人，那时却与小的责任无干了。”说罢，又打了一个千，含笑说：“总要大人看在姑娘分上，栽培小的，赏小的一口饭吃。”陆锦见这人说话内行，本来自己深惧喜奎，怕她动怒。因亦乐得趁机收篷，便点点头说道：“好！好！你快去对姑娘说，并叫她不必起来，大家一家人咧，还用得着客气么？”家人应命而去。

不一时，只听得里边似有开门送客之声，陆锦不觉大疑，

正思进去一瞧，早见喜奎蓬着头出来，秋波微晕，粉脸呈紫，一面孔不高兴的神气，口也不开的，就在陆锦对面一张红木圈椅上一屁股坐了下去。陆锦见了这付情形，又是心爱，又是害怕，早将预备作她丈夫的热心，放低了一半。却一时打叠不出一句话来作开场白儿，良久良久，才进出一句话来，赔笑说道：“我听说你回来了，心里急得什么似的，赶着来瞧瞧你。偏……”他这下半句，是说偏你又睡了，但是喜奎却不愿他多说，忙着大声截住道：“哦！你倒急么？急什么啦？我又不是你什么亲人，又没有给人抢了去，何必劳你陆大人这般发急。老实说，我喜奎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替我发急的资格的人咧。承你陆大人的情，倒居然替我发急得这个样子，我是委实感激得很，只可惜陆大人枉用了这番心机，因为陆大人只配做中华民国陆军部的次长，还不配做我刘喜奎发急的人咧。”说着，两只秋水澄清的眼珠儿，似笑非笑，似瞅不瞅的，朝陆锦有意无意的这么一狎。

陆锦听了这番峭刻挖苦的说话，又回想到刚才对她家人说的牛皮，两两参证，觉得大不对缝了，眼见着那家人还立在一旁笑嘻嘻地伺候，送茶送烟的正好忙咧。陆锦这一来，觉得比先时遭她拒绝不见的事情，更觉下不来台。但他是多情的人，只会对家人摆大人架子，却没本领对喜奎行使丈夫的威权，受了这场排揎，还是满脸含着苦笑，一点不敢动怒。呆馊多时，却亏好又想出一句话来。支支吾吾的说道：“这个倒不是我有什么野心，况且我也不敢……但……但……”一语未曾说出，喜奎忙喝止道：“但什么！但什么！昏你的糊涂蛋！本来谁许你有甚野心！你有野心，就该用点气力，替国家多做点有益之事，替国家东征西讨，在疆场上立点汗马功劳，也不

枉国家重用你的大恩,谁许你把野心用到我们脂粉队中来了。我们又不是中华民国的敌人,用不着你来征伐。”说到这里,又禁不住失笑道:“我们又不是中华民国手握兵符经略几省的军阀大人,更用不着你这般蝎蝎螫螫的鬼讨好儿。”说完了话,笑得气都回不上来,拿块手帕子,掩住了她的樱桃小口,只用那一只手指儿,指着陆锦。

陆锦这才恍然大悟道:“哦!了不得,原来姑娘为这事情恼我咧。本来这是我的不是,谁教我拿着姑娘高贵之躯,送给那布贩子曹三开心去咧。”他一面说,一面早已上前向喜奎作了一个长揖,只道喜奎一定可以消气解冤,言归于好了。谁知喜奎猛地放下脸儿,大声咤异道:“阿唷唷!你要死了,作这鬼样儿干什么?我一个唱戏的人,原是不值钱的身子,谁养我,谁就是我的老斗。曹三爷要我唱戏,那是曹三的权力,我去不去,是我刘喜奎本人的主意,与你陆大人什么相干?怎么是陆大人送与曹三开心的?这是什么怪话?这话真正从哪儿说起哪。”陆锦听了,只得又退至原位,怔了一歇,方才喟然长叹道:“罢!罢!总是我陆锦不好。本来姑娘吃这一趟大亏,全是我作成的,也怪不得姑娘生气。再说姑娘要不生气,倒反不见你我的交情了。”喜奎听了,不觉笑着打跌道:“你这个人哪,妙极了,妙极了,亏你从哪里学得这副老脸皮儿,又会缠七夹八的,硬把人家的话意,转换一个方向儿。我想象你陆大人做这陆军次长,也没有多大好处,还不如到上海、天津的几个游戏场中,做了滑稽派的独脚戏,或者还有人替你喝一声彩,那时候我刘喜奎,虽然未必引你为同志,却不妨承认你是一个游艺行中的同道。那就赏足了面子了。”陆锦见她怒气已解,因也笑说:“能够做姑娘的同道,谁说不是天大的脸子,强如

做陆军次长多了。”喜奎正在没奈何他，却有天津戏园中派来和喜奎接洽唱戏条件的人，上门求见，喜奎乘机说一声：“对不住，陆大人！请你坐一歇，我有事情，失陪了。”不等陆锦回言，便向外而去。

陆锦见她姗姗出去，大有翩若游龙之概，不觉看得出神起来，良久良久，才自言自语的太息道：“唉！这小妮子恁地倔强，教我也没法子奈何她了，只有等将来嫁了过去，再慢慢地劝导她罢。”说罢，抬起头来一看，只见原先那家人，还立在一边伺候呢。陆锦一张紫膛色的脸上，竟也会泛出一层红光。等了一回，见喜奎还没进来，自觉乏味，便立起身来，说道：“我走了。姑娘这几天兴致不好，你们都好好的伺候，将来过我家去，我都要重重提拔，像你这般内行，还得保举你做个县知事哩。”那人听了，赶着打个千，再三道谢。

陆锦回到部中，再想着喜奎相待情形，忽然记起喜奎在房中送出的客，不知究是什么人，不要真是自己一个情敌么？若照喜奎以前情形，和自己待她的许多好处，喜奎又有承认作我家眷的宣言，那么，断不至于再有外遇。然而事情究有可疑，非得彻底调查一下，断不能消此疑窦。想了一回，忽然想到一个人来，心中大喜，忙唤当差的，快去警监衙门把李督察员请来。这李督察，原是陆锦私人，是一个专跑妓院，喜交伶人的有趣朋友。陆锦用到这人，可谓因才器使。当下李某到来，便把这事委托了他。这人却真个能干，不上三天，便给他侦查得详详细细，回来从直报告。陆锦才知喜奎心中，除了本人之外，还有一个情深义挚的崔承炽儿。陆锦得了报告，心中大愤，恨不得立刻找到喜奎，问她一个私通小崔的罪状。并要诘问她小崔有甚好处，得她如许垂青。论势力，本人是陆军次

长,小崔不过内务部一个小小司员。论财力,本人富可敌国,小崔是靠差使混饭吃的穷鬼。论过去历史,本人对于喜奎,确有维持生活,捧她成名大恩,崔承炽对她有何好处,虽然无由而知,但是无论如何,总也越不过本人前头去。照常理论,喜奎有了本人,生活名望,地位声势,已经足够有余,何必再找别人。想来想去,总想不出喜奎喜欢承炽的理由来。因又想到唱戏的人,免不得总有几个客人,那小崔儿是否和喜奎有特别交谊?喜奎待他的特别交谊,是否比本人更好?抑或介于齐楚,无所轩轻?再或小崔认识喜奎,还在本人之前,喜奎因历史关系,无法推却,不得不稍与敷衍,也未可知,然则喜奎为什么又要讳莫如深的,不肯告诉我呢?何以喜奎和我处得这么久了,我却总没有晓得一点风声呢?种种疑团,愈加难以剖解,真是不说破倒还明白,说破了,更难明白了。

陆锦从此也无心在部办公了,一天到晚,只在喜奎家鬼混。喜奎高兴时候,也不敢不略假词色,要是不高兴呢,甚至明明在家,也不肯和他相见。好个陆锦,他却真是一个多情忠厚之人,这一下子,他已窥破喜奎和小崔儿的深情密爱,万万不是本人所能望其项背。心中一股酸气,大有按捺不住之苦,却难为他涵养功深,见了喜奎,总是勉强忍耐,不肯使她丢脸。如此相持了一个多月。喜奎要上天津去了,照例,应由陆锦侍卫,谁知喜奎此番却坚拒陆锦,劝他多办公事,少贪风流。又道:“你们做大官的人,应以名誉为重,不要为了一个刘喜奎,丢了数十年的官声。”陆锦见她尽打官话,心中摸不着她的头脑,但据陆锦之意,却有宁可丢官败名,不能不陪刘喜奎的决心,因为喜奎艳名久噪,曾有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为她发起色狂病来,寄了许多情书给喜奎,喜奎付之一笑,置之不理,那

学生急了,竟于散戏之时,候在门口,等得喜奎出来,上车之时,竟自抢上前去,捧过她那娇嫩香甜的一张圆脸儿,使劲的吻了一个香,只急得喜奎大喊救命,那学生还不放手,直等得喜奎的车夫跟包们,围将拢来,将他擒住,他才哈哈大笑的,说道:“好幸运,好幸运,今儿才偿了我的心愿了也。”众人才晓得他是一个疯子,拉拉扯扯的,将他送到警署。警官问明原因,罚了他五十块钱,他还做了一篇文章,送登报上,说:“刘喜奎香个面孔,只罚五十元,警官未免不公,因为喜奎是现代绝色,闻香面孔,虽然不比奸淫,也算一亲芳泽,区区五十金,罚得太轻了,未免轻视美人。至于本人,却算做了一桩本轻利重的生意”云云。从此喜奎名气越大,而喜奎的戒备,也比较严密。此番陆锦必欲伴送去津,就是这个意思,他倒的确是一番爱惜保护的深心。

无奈喜奎偏不中抬举,一定拒绝不受。陆锦心中,也觉诧异,不期脱口说道:“那么,你这趟去津,是用不着人家护送了。那小崔哩,他可跟你同去不呢?”喜奎一听小崔两字,凭她胆子再大,意气再盛一点,也总有些不大得劲起来,登时粉脸飞红,秋波晕碧,期期艾艾的,一时对答不出。停有几秒钟时,方才冷冷的道:“什么小菜大菜?你所说的我全不懂呀。”陆锦见她情虚,益发深信喜奎和承炽,真有密切关系,并料定喜奎赴津,承炽必定充当随从之职,不觉妒火大炽,五内如煎,但又不忍使喜奎难堪,只得轻轻点头说道:“小菜自然比大菜好点。你带了小菜,本来不必再要大菜了。”陆锦一面说,一面瞧喜奎神色十分慌张,大非平时飞扬跋扈能说惯话的情形,便觉得她楚楚可怜,再不能多说一句。恰喜奎心中一虚,面色便和悦了许多,对于陆锦,也免不得勉强敷衍,略事殷勤。陆锦

原是没脑子的东西,受此优遇,已是心满意足,无所不可,哪怕喜奎对他说明要嫁给崔承炽了,烦他作个证婚,同时兼充一个大茶壶儿,谅他也没有不乐于遵命的了。这倒不是作者刻薄之谈。只看他经过喜奎一次优待,当夜留了在家中睡了一晚,次日一早,便由着崔承炽护送出发,他俩竟堂堂皇皇亲亲热热的,同到天津去了。陆锦只大睁着眼儿,连送上火车的差使,都派他不着。要知这全是喜奎枕边被底一番活动之功,竟能弄得陆锦服服帖帖,甘心让步,此而可让,安知其他一定不可让呢?

这还罢了,不料从此以后,喜奎对于陆锦,愈存轻鄙之心,同时对于承炽,也越存亲爱之意。承炽本是寒士,喜奎常向陆锦索得孝敬,便转去送给承炽。承炽得此,已比部中薪水体面得多,在他本意,这等差使,远胜内部员司。就是喜奎初意,也打算请承炽辞去内部职务,专替本人编编戏,讲讲话,也就够了。总因外间名誉有关,未敢轻易言辞,不道两边往来的日子久了,形迹浑忘,忌讳毫无,承炽穿着一件猢猻狲袍子,出入衙门,常有同事们取笑他,说是刘喜奎做给他穿的。承炽一时得意忘形,竟老老实实,说是喜奎向陆次长要求,送给我的。同事们听了,有笑他的,有羡慕的,却有十分之九是妒忌他的。因为那时北京正大闹官灾,各大衙门,除了财、交两部是阔衙门,月月有薪水可领之外,其他各部,都是七折八扣,还经年累月的,不得发放。人人穷得淌水,苦得要命,偏这崔承炽,因兼了这个美差,起居日用,非常写意,早已弄得人人眼红,个个心妒。只因他的脸蛋子,原生得不差,年纪又轻,媚功又好,大似老天爷特别垂青,有意栽培,使他享这艳福财运一般。天之所定,谁能易之?因此大家虽有妒心,却也没法奈何他,此时见他公然说出陆锦赠袍一事,言下并有政府官吏,不及坤伶侍卫

之意。把一班穷同事说得面红色恧，难以为情起来。于是有那深明大义的人，说：“承炽此举有大罪三：一是读辱邻部长官；二是傲慢本部同事；三是轻蔑政府神圣。至于他本身的品行不端，人格堕落，犹其余事”等语。

他这题目，来得大了，惹起许多人的注意，一人唱说，千人附和，不上几天，早已传入陆次长的耳中，想到自己的衣服，经过意中人的手，间接而披于情敌之身，读辱二字，可谓确切不移，而且实际上教自己无颜见人，如此一想，恨不得派遣卫队，将小崔捉来，立行正法，以为读辱长官者戒。转念一想，自己和喜奎的事，也不是什么名正言顺的国家大事，更不是陆军部次长职务内应有之事，小崔在这上头，欺侮本人，只能算是私人抢风，万万不能加他读辱官长的罪名儿。况且此事一经声扬，小崔果然危险，然而充其极量，也不过削职而止，本人身为次长，位高望重，若因此而竟被牵动地位，不但事实上拼他不过，而从此名誉扫地，貽笑中外，终身留下一个污点儿，尤其犯不上算。何况喜奎心中，只爱一个承炽，实际上本人却还叨着他的光儿。因为承炽之事发表以后，喜奎心中愧惧，反和本人要好得多，本人正想趁此机会，为得步进步之计，若将承炽攀倒，喜奎也和本人作对，那时再想博得美人一笑为欢，可比登天还难了。如此一想，又觉承炽的地位，不但不宜动他，还该设法保全他才是。这样两个相反的念头，交战胸中，万分委决不下，倒把个才大功高的陆次长，弄得如醉如痴，恰如染了神经病儿一般。有时虽在办公时间，也会自言自语的说出刘喜奎可怜、崔承炽可办的两句话来。惹得陆军部全体员司和陆锦一班同僚，都当作一件趣史，霎时传遍九城。幸而陆锦为人忠厚，大家不忍和他为难，也没有人去攻讦他。

却有一个司长 ,和他最有感情 ,勘透他的隐恨苦衷 ,替他想了个借刀杀人之计 ,劝他到保定走一趟 ,向曹三爷声明 :“本人并没有娶喜奎为妾 ,本人也并无娶她为妾之意思。自从喜奎承大帅雨露之恩 ,本人身受栽培 ,尤其不敢在喜奎跟前 ,稍存非礼之行 ,致负大帅栽培成之德。不料有内部员司崔某 ,混名小菜的 ,那厮自恃年轻貌美 ,多方诱惑喜奎 ,喜奎原不敢忘大帅厚恩 ,只因小菜屡说大帅身居高位 ,心存叵测 ,将来一定没有好结果 ,还有许多混帐说话 ,他能说得出来 ,某却传不来。因此喜奎息了嫁给大帅的念头 ,居然和小菜十分亲密起来。大帅军书旁午 ,政务劳神 ,本不敢以小事相告 ,只因这厮信口造谣 ,胆大妄为 ,不但于大帅名誉有关 ,且恐因此惹起政府误会 ,与大帅发生恶感。在大帅本身 ,固没甚关系 ,倒怕国家大局 ,发生不良影响 ,归根结底 ,大帅还是不能辞咎 ,所以专诚过来 ,禀报一声 ,大帅看该如何办法 ?”这番说话 ,委实够得上绝妙好词四字。一方面引起曹三的醋心 ,同时即藉表本人之忠义 ,一方面为喜奎留出地步 ,同时又将曹三的地位 ,抬得十足。而且立言非常得体 ,措词十分大方 ,了了数言 ,面面俱到 ,不但无懈可击 ,简直无语不圆。陆锦受教之后 ,真有一百二十分的钦佩 ,难为他不敢怠慢 ,在部中请了要公赴保的短假 ,急急忙忙 ,赶到保定 ,会见曹三。

曹三自喜奎去后 ,郁郁不乐 ,忽忽如有所失 ,屡向各方打听 ,也已深悉喜奎未尝嫁给陆锦 ,不过假陆太太三字作个牌头 ,并知陆锦还吃着小崔的亏。心中正在痛恨承炽 ,怜念陆锦的当儿 ,可巧陆锦到来 ,便立刻延见 ,优予礼待。陆锦更是喜悦 ,便将那司长教给的一番话 ,说了出来 ,果然惹得曹三又羞又怒 ,又妒又感 ,羞是羞喜奎被夺 ,怒是怒喜奎上当 ,妒是妒承

炽的艳福，感是感陆锦的忠义。陆锦见曹三已被激动，大事可算成功，并承曹三十分优待，心中欢慰，自不待言。但只对于喜奎方面，犹恐结怨太甚，不能见面。因复再三要求曹三，严守秘密。曹三也答应了，留陆锦在保玩了三天，比及陆锦辞别回京，早有家人报称曹经略等电请国务院重办小崔。不料小崔闻讯逃走，据闻已跟喜奎同上天津去了。陆锦听了，万不料如此一来，倒成全了他们，反而正式结合起来。喜奎此去，必定嫁与小崔，本人不成了陌路萧郎，竟连一面之缘，都不可得了么？心中一急，竟吐出一口血来。正是：

海棠不与梨花压，大菜何如小菜香？

未知性命如何，却看下回分解。

堂堂经略使，陆军次长，为了一个女伶，失败于小小内务司官之手，诚若辈所认为奇耻大辱，虽邻邦侵蚀，国事螭蟪，不足比其愤懑也。夫千古英雄，未有多情者，千古有名美人，未有不倾心于真正英雄者。喜奎艳冠一时，名扬海外，洵可谓有名之美人，乃对于自负多情而英雄之曹、陆，鄙夷直同粪土，此无他，英雄固多情深，深情必先钟于国民，而后及于恋爱。曹、陆身为大员，而惟声色是尚，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所谓多情，直是淫欲变相。安有淫欲之人，而能久于情者？则无宁偕寒士以共白首，犹得终身厮守不离也。嗟夫！曹、陆之失败情场，曹、陆自取之耳，于喜奎何尤？然而喜奎高矣。

第一二八回 色生途仕官厨吏澡 权弄系交燕梁虎叶

摇摇却说过不多日，崔承炽和刘喜奎结婚消息，传播京、津道上，各地报纸纷纷刊载二人的小照和结婚的消息、仪注等等。大家当作一件佳话珍闻，甚至有那消息灵敏的报馆，竟连带将曹、陆两方情场角逐，和失败于小菜之手的一段内幕，也尽情刊布出来。这样一来，不但陆锦丢尽颜面，就是身居保定、贵为经略的曹三爷，也觉面上无光，心中不乐。但这是小事，他们既托庇于外人，匿身租界，也犯不着再去寻事，一幕三角恋爱公案，就从此作小结束，这是前数年的事情。如今曹三势力愈盛，身分愈高，此番宏开寿域，男女名伶，群集一堂，却独独见不到心上人儿刘喜奎，你教他如何不感伤追念咧。

曹三原是一个直爽长厚的人，心有所思，面子上倒遮掩不住，登时长吁短叹的，郁郁不乐起来。这一来，别人倒还罢了，只有他那几位亲信人物，如高凌磻、王毓芝、李彦青等，早都慌做一团，大有主忧臣死的意态。还是彦青比较密切，他原是一个厨子的少爷，说起这厨子的来头，却也非同小可，因为他的东家，是外号智多星张志潭张部长的老太爷，曾有人见过他的名片，左角儿上，也写着一大批官衔，这官衔，却真威赫，凡是张氏父子两代，在清朝民国历任的各种衔头，全都抄了上去。只于官衔之下，加了膳房主任四个小字，下面便是这膳房主任领袖的姓名，列公别笑此公善于扯淡，委实除了少数之少数的几位真正阔人之外，那批热中朋友，谁不啧啧称羨，暗暗拉拢？希冀借此作了终南的捷径，可以亲近张氏，营谋差缺。后来这位李主任李老太爷，终于犯了招摇纳贿的罪名，被张老太爷驱

逐出来，幸而他的少爷李彦青，亦已出山任事，在一家浴堂内充当扞脚专员，还兼理擦背事宜，本来每月收入，亦颇可观，不料这位李专员的运气，却比他老太爷好得多，不晓以何因缘，见赏于这位四省经略大人曹三爷，一见倾心，三生缘订。曹三爷一度出浴，就把这李专员带回公馆，两个人更好到了不得。不但曹三爷出浴时候，少他不得，甚至起居食息，随时随事，都有非他不可之势。李专员得此际遇，正是平地一声雷的，大抖特抖起来，那时他的头衔，又换过了，本来是普通浴室的扞脚员，现在却升做经略府的洗澡主任。另外还有曹大经略提拔他的什么副官咧，参议咧，处长咧，种种道地官衔，那倒真的是中华民国的荐简职衔，并不是小子开的玩笑了。列公听到这里，或者有人奇怪，以为一个扞脚出身的人，怎么能够置身仕版呢？殊不知英雄出身，原本越低越好。以李彦青一生事业而论，此时还不过发轫之始，将来的富贵功名，真是未可意料。若照列公这等小见，只怕还要惊骇欲绝咧。

再说李彦青做了曹大经略身边最最宠信之人，自有许多攀附的人，一般的称他李大人李老爷，称他老子是老太爷，还有和他同事之人，因求他在曹三面前吹嘘几句，也有和他拜把子，称兄弟的。彦青志得意满，自不消说，只有两处地方，还不能十分讨好，一个是吴大帅吴子玉，生性正直，最恨这等宵小之徒，常说曹大帅的事情，全是这班狐狗搅坏，言下之意，还不专指彦青一人。惟有曹三的正室太太刘夫人，骂得最为刻毒，她曾当着许多人的面，把彦青喊去，拍案大骂，说：“老师春秋已高，精神日坏，近来身子越衰，毛病越多，全是你这妖怪东西搅坏的。”彦青素知曹三天不怕，地不怕，单单敬怕这位太太，他也只得以曹三之心为心，跟着敬畏太太，受了骂，兀自不敢

申辩,只有唯唯称是,诺诺连声。等曹太太气平了些,方说:“小的不敢,小的原不肯的,怎奈老师没人伺候,小的也叫没法儿罢了。”曹太太听了,更其怒不可遏,叱道:“凭他再没伺候之人,也不配你这妖鬼跑在前头。老实告诉你,你要想在这府中吃饭,从此以后,就不许近着老师的身体。要是不然,我就有本事,叫你死无葬身之地,你懂得么?”彦青只得叩了个头,含悲带泪的出去,见了曹三,不觉倒在怀里,大放悲声。曹三也知他吃了太太的亏,又见他哭得哽哽咽咽,凄凄恻恻,心中老大不忍,只得用尽老力,将他抱了起来,再三安慰道:“好孩子!快别哭了!咱们爷儿似的,你有为难,咱全知道。好孩子!我也是敬重太太,没法子替你出气,只有慢慢地赏你一个差使,给你玩玩,消消你这口气,不好么?”彦青只得收泪道谢。又道:“大帅事情多,精神又不济,身子是应该保养的,小的原再三对大帅说了,大帅总是……”说到这里,不觉把脸儿微微一红,嫣然一笑。曹三见此情形,心中早又摇摇大动起来,恨不得立刻马上,要和他怎样才好。无奈青天白日的,还有许多公事没有办,只得将他捧了起来,下死劲的,咬了他几口,咬得那个彦青吃吃地笑个不住。过了一天,曹锟果然又下了一个手谕,着他老太爷去署理一个县缺,人人都晓得这是酬报李彦青受骂之功。后来这位厨子县令,调任别处,交代未清,人家问起这事,他便大模大样的说道:“那容易,咱已交给儿子办去,咱儿子说,这些小事情,等大帅洗澡时,随便说一句,就得啦。”一时都下传为佳话,那都是后来的事,先带说几句儿,以见他们君臣相得之隆,遇合之奇,真不愧为千秋佳话也。

如今却说李彦青探明曹三意旨,知他故剑情深,不忘喜